

集部

鶴山集卷四十九

宋 魏了翁 撰

記

潭州州學重建稽古閣明倫堂記

古今學校之制相似而不同其來尚矣葢自漢儒始有先聖先師之說然而西京太學僅寓曲臺郡國雖立學校官而先聖之廟終漢之世不出闕里攷諸史亦未有釋奠之文不知記禮者何從受之永平二年始詔郡縣

道行鄉飲于學校祀周公孔子則先聖之祠有出闕里者矣然猶未有作廟之文也至唐武徳二年始命胄監立孔廟貞觀四年始命州縣皆立孔廟則廟制至是徧乎州縣矣至我仁宗景祐寶元慶歴之盛州縣無小咸得立學而孔廟巋然其中則州縣間廟學之備實此乎昉所以風厲作成之意視前益有光矣然而教思益詳而士習不加厚其故何哉古之為庠序歲時以屬鄉民行射飲讀教法正齒位竣事則反閭塾事父母親師友

睦族姻其幼而學也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也長而學也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然則視後世之學越鄉違親羣居聚食詞章之尚利禄之勸異端之趨不曰相似而不同其可乎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夫自孔子時而既然矣何責乎今之又今也或者病其如此則謂王制既壞人心之澆訛已久生斯世也為斯世也而可矣抑不思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

友有信遠稽古誼近察人倫今獨不古若乎庠序之制
雖異而庠序之意則同先王之教亦惟申其義而降之
德焉非有佗謬巧何至自棄於古人由乎人倫之中而
不自知也二氣五行之運閱千古如一日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仲尼之道所以行乎倫類者有能內反諸心則
安有彼能是而我不能顧口誦於此而志鄉在彼所謂
天敘天秩昭昭乎宮庭屋漏洋洋乎日用飲食者非視
為空談則習矣不察士滿天下寧無自拔於流俗以起

于載溺者乎國初未有學天下惟書院而潭之嶽麓居其一自慶歷四年始建學于定王臺之北治平二年以地卑且居西北偏吳侯中復更實于東南隅祠宇齋廬既備又為閣曰稽古堂曰議道而燬于建炎之寇至紹興六年以後吕忠穆公發少府餘財復之會君命名至十四年攝守勾侯光祖徙建于甘泉之上嗣守劉侯昉始以忠穆所儲卒成之視舊加壯而禮殿之後仍以稽古名閣更堂曰明倫堂之東西齋廬凡八閱三年而成

由乾道元年劉忠肅公以後歷數賢牧隨宜繕脩迄于比歲參知政事曾公為禮殿為大門若無復餘憾矣而轉運副使李公攝守以閣若堂歲久弗治復更新之其費取於節縮浮蠹之餘為錢七百萬米四百石屬郡教授梁子强長沙縣尉陳純仁學録舒高尨其事事已則以張應楫諸生之請求記於了翁且曰昔者吾建學於夔子嘗為記之今獨無以告于潭之士乎夫曰稽古曰明倫公所以語人者亦切至矣況是邦昔號多士而又

誠使因名思義顧瞻傑閣宸翰昭回必思古先聖賢所傳者何事執經講席堂扁昭揭必思庠序學校所申者何義相與朝益莫習以循其分之所當止則豈惟化民成俗是賴推而致之位天地育萬物皆為士之分也公之所以望於邦人者非此其在乎公名鼎豫章人闕年進士嘗歷宗正丞駕部郎官大理少卿外庸甚茂所去見思云

簡州三賢閣記

成都之天慶觀仙遊閣故有張忠定公繪象嘉定十二年南海崔公與之來守成都清風令儀底厲頹俗明年劉文節公一見洒然異之退語人曰是宜配忠定公與趙清獻公崔公之門人洪咨夔等乃即忠定之次圖趙崔二公而並祠焉屬劉公為之賛厥十年眉山家侯大酉自將作監丞請外擢守簡州州有會勝堂堂圮已久僅存清獻詩刻侯既復之又為閣其上用成都近比繪三賢而館之而馳書于靖曰趙張之風烈家傳而人誦

之言之祗贅而崔公之潔已裕民憂邊思職亦近世所罕儷也其大城西近寇連歲盜邊莫能入人尤德之恐久而遺忘子其為我記諸顧翦焉罪戾之餘世所棄置而陽安之隸數千里來辱余曷敢不可乃因劉公之贅比次其事而書之以復于家傒或曰自淳化四年迄今幾二百四十年矣而獨三賢之稱不已蹶乎而況吏之得祠于仕國也如莊周所書庚桑子事特寓為之言耳自蜀人祠文翁由是桐鄉南陽渭城之祀史不絶書非

其同氣而春秋奉嘗事已變古若夫生而繪象以配先賢則於義何居曰不然也劉公倡之洪侯和之家侯因之葢將以表儆廉貪則取其接乎耳目之敬而可證焉者耳已所當律職所當憂孰非人臣之常分而俗淪世斁貪競相師乃有清方不移華皓益堅如崔公是不足以刑善而勸德乎二氣五行之運鍾而為人千百載而一日億萬人而一心使為吏而無德于民民將盻盻然疾視之唯恐棄之不亟也至於歳月悠邁情偽寂寥去

者非有勢利之挾也居者非有交譽之求也而著乎斯人之心隱然與所寓俱存敬共承事罔敢不恪是區區者誰實使之然則祠不可以義起乎既以謝客又次其說以附劉公之賛

洪氏天目山房記

寶慶元年吾友洪舜俞自考功郎言事罷歸於潛讀書天目山下寶福僧寺寺靚深舜俞合新故書得萬有三千卷藏之閈復閣下如李氏廬山故事而移書于靖屬

余記之余少誦蘇文忠公山房記謂秦漢以來作者益衆書益多學者益以苟簡又謂近歲市人轉相摹刻書日傳萬紙而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嗚呼斯言也所以開警後學不為不切至矣而士之病今未之有瘳也無亦聖遠言湮愈傳而愈失時異事改愈變而愈下學士大夫讀之而不知其味行之而不見其端則亦舍之云耳且古之學者始乎禮樂射御書數蓋比物知類求仁入德皆本諸此今禮慝樂淫射御數有其名無其義

六書之法惟小篆僅存而莫知好之為士者十名九舛不暇問也五三六經之所傳如仁義中誠性命天道鬼神變化此致知格物之要也今往往善柔為仁果敢為義依違以為中純魯以為誠氣質以為性六物以為命玄虛以為天道也冥漠以為鬼神也有無以為變化也甚則以察為知以蕩為情以貪為欲以反經為權以捷給為才以譎詐為術聖賢之言炳如日星而師異指殊其流弊乃爾若夫先王之制又在所當講而風氣既降

名稱亦訛有一事而數說一物而數名學者亦莫之質
也井牧居民之良法也而丘乘卒伍之不合則參以管
仲穰苴之法封建經國之大務也而百里五百里之不
合則託諸歷代之異制賔興之法自遂以降自王畿以
外無文則約諸鄉遂之數郊丘禘祫大事也或以郊丘
為二或以禘祫為一廟學明堂先務也或以為異所而
殊制或以為一廟而八名七世之廟常典也而殷六廟
周二祧或親盡而毀或宗無常數莫知折衷三年之喪

達禮也而有謂君大夫士廬服異等又有謂君卒哭而除皆莫敢以為非大抵始去籍于周末大壞于秦掇拾于漢而盡覆于劉石之亂二千年間憑私臆决罔聞于行帝號官儀承秦舛矣郊祧廟室踵漢誤矣衣冠樂律雜北制矣學校養不賓之士科舉取投牒之人資格用自陳之吏剌平人以為軍而聽其坐食髡農夫以規利而縱其自奉授田無限而豪奪武斷以相尚也出泉輸租而重科覆折以相蒙也嗚呼生斯世也為斯民也而

讀聖賢之書以求帝王之法使其心曉然見之且無所於用也況衆言殽亂始以春秋戰國之壞制衷以秦漢晉魏之雜儀終以鄭王諸儒之臆說學者之耳目肺腸為其所揺惑而不得以自信於是根本不立而異端得以乘之利禄得以移之文詞得以溺之則有口道六經而心是佛老篤信而實踐者矣則有心是聖學而輯為文詞隨世以就功名者矣六經之書孔孟未及行也令二千年矣而猶莫之行也余長而有聞晚益多懼舜俞

以藏書屬記願以所懼者相與切磋究之嗚呼其亦以余言爲過矣乎

湘鄉縣褚公洗筆池記

唐永徽六年褚公以尚書右僕射諫立武宸妃幾爲所殺賴長孫太尉一言以免猶坐貶潭州都督一日行縣至湘鄉距縣治之北數百步有僧寺曰感應公嘗滌筆池上若有浮雲滃然人異之即其地祠公歲久弗治藩拔碑仆紹定二年卲君自言爲宰即故堤遺址封略而

浚治焉斷碑所勒有遠山翁卒翠凝煙之詩乃為亭其上榜曰凝煙為大門榜曰唐都督褚公洗筆池更為堤以環之灌木脩蔓蒙茸蔽虧漣水衡陳鳳山對峙實為是邦勝處書來命記成事余惟咸以無心為感艮以不獲其身為明蓋感於所不係感以虛也止於所不見見以理也此人心之良感而實見也方褚公之俟於長沙也梟婦之勢如燎方揚而轍跡所繇豪端所沾湘民之愛之殆與屈潭賈井儷芳齊榮況筆非有靈也水非有

雲也即思而成致愛而存世之相後今六百載尚懍乎如在也是又奚感奚見而然哉許敬宗李義府諸人擠善逢惡固無足言李勣何為者亦遷延獨對故陳喪邦之言自一忤一合而升沉立判升者信乎為得矣歲月悄邁事與時逝浮榮急景何翅朝菌暮蕣而是心之昭昭可以建諸天地質諸鬼神者億萬人而一心千百載而一日著在史冊寓諸陳跡是非邪正燎如目睫彼所謂得者初無毫髮加益徒起穢以自臭而忠臣良士流

風所漸則雖殘隄斷碣過其下者屏營徬徨周視太息莫敢翦拜甚則尸祝而社祠之嗚呼是所謂良感而實見非可以幸而致也欲宗既陷忠良復專史筆變亂白黑類非敬播之舊如謂劉洎之死褚公有力且洎子訟寃之事義府助之而敬宗書之公之大節如此人將公之信乎抑許李之信乎然則士大夫以萬物皆備於身而不以古人自任不以千載自期則亦自遏其躬耳矣

卲君金華名閥也習聞詩書之訓故為政知所先後其

必謂余言然也

浦城夢筆山房記

世傳江文通為吳興令夢人授五色筆繇是文藻日新今浦城縣故吳興也縣故有孤山里人因以夢筆稱之鄉先正楊文莊公嘗讀書其間比歲真希元於山之麓得數畝地藝卉木營闔廬為息遊藏脩之所既為文莊識其事又以書抵了翁曰子為我發之了翁每惟由周而上聖賢之生鮮不百年盖歷年彌久則德盛仁熟故

雖從心所欲罔有擇言皆足以信今貽後詩三百聖賢憂憤之所為者十六七六藝之作七篇之書亦出於歷聘不遇凡皆坦明敷暢日星垂而江河流也聖人之心如天之運純亦不已如川之逝不舍晝夜雖血氣盛衰所不能免而才壯志堅純終弗貳曷嘗以老少為銳惰窮達為榮悴者哉靈均以來文詞之士興已有虛驕恃氣之習魏晉而後則直以纖文麗藻為學問之極致方其年盛氣強位亨志得往往時以所能譁世眩俗歲惱

月邁血氣隨之則不惟形諸文詞衰颯不振雖建功立事蓄縮顧畏亦非復盛年之比此無他非有志以基之有學以成之徒以天資之美口耳之知才驅氣駕而為之耳如史所書任彦升丘靈鞠江文通諸人皆有才盡之嘆而史於文通末年至謂夢張景陽奪錦郭景純徵筆才不逮前夫才命於氣氣禀於志志立於學者也此豈一夢之間他人所得而予予窮當益堅老當益壯而他人亦可以奪之乎為此言者不惟昧先王夢祲之義

亦未知先民志氣之學由是夢筆之事如王元琳紀少瑜李巨山李太白諸人史不絕書而杜子美歐陽永叔陳履常庶幾知道者亦曰老去才盡曰詩隨年老曰才隨年盡雖深自抑損亦習焉言之不知二漢時猶未有是說也希元用力於聖賢之學令既月異歲殊志隨年長其自今所資益深所居益廣則息遊藏脩於是山也其必謂吾言然矣獻聖武公年九十五作抑之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嗚呼為學不倦如此才可盡而

文可躋乎既以復于希元又以自儆云

寳慶府躍龍橋記

古者門闕道路廬館舟梁脩除以時非以為觀美也所以通國野敬賓旅恤老幼遷有無亦財成輔相之一端云爾是故辰角見而雨畢則除道天根見而水涸則成梁梁也者造舟為之如秦漢以後所謂浮橋而其時未有橋之名也駟晨覯則脩囷倉以備穡事水昏正則植板榦以興土功且穡事土功有國之重事也而梁與道

實先之蓋道之不除已非善政而梁不夙成則厲深濟盈涉者滋病焉昔人之覘陳議鄭固不越是雖近世亦有以驛傳橋道觀人者殆不可以末務忽之也卭水自龍山出徑卭陵城東廣餘三十丈先是比舟為梁以濟不通而賦之卭陽新化二邑水惟無溢溢輙壞慶元間郡守黄夏通守李正通將代石為矼又以不便舟行而輟嘉定六年李侯直柄欲自為浮梁不以賦之二邑屬役于浮屠師寳寳乃請疊石為七墩而架梁其上墩之

形楕方不與水磯其勢可久然役廣費鉅經始維艱於是發少府斥幣不足則吏捐俸民輸財以佐之趙侯崇度許侯成之嗣俏不怠歲久未就實亦引去至趙侯善淇然後七頓皆集而其一猶以里人忠訓郎蕭节之力為之若架梁之費則又夥未有以繼也李侯大謙之至節縮浮蠹靡廢不舉乃市材他邦庸工梓而卒成之司理參軍汪之幹實受役要浮屠應珂智瑩德厚參比其力曾未半載而板庋石甃崇麗堅緻横空卧波秋毫不

以病民侯曰是維龍潛重鎮今郡譙重建府號更新而是役適成不可無以識之乃命之曰躍龍橋而移書了翁俾記其事維侯淳熙天官侍郎之冢孫天官嘗以衡陽幕職兩治郤獄有德是邦後七十有七年而侯來爲守顧瞻遺芟盋祗厥紹凡以濟人利物力所逮為無敢不竭予無所措其詞也雖然嘗攷諸周官而有感焉道路之脩職於司險廬館之備具於遺人固也而自國及野達道路守涂地叙舟車則秋官之屬分掌之其有不

由道而横行宵征不由梁而川游徑踰皆為之厲其禁乃若不相類然盖自大司寇至鄉遂縣士凡典獄聽訟前導驅辟莫不以通屈塞伸幽枉為事豈序官之意固以是為類乎然而道路橋梁人所共由至近而易察也士有抑而不達民有欝而不伸四境之内有茀而不治使為守於斯者又以類而致思焉庸非職分之所當然乎又充類而思之雖天下之有溺匹夫匹婦之有不被澤者又孰非吾分乎顧今之為吏者不得久於其官予

懼來者之或不皆然也敢申是義以毅無窮云

靖州教授廳題名壁記

靖自崇寧再歸職方令一百二十有九年矣方為誠州已嘗建學立師首命長沙朴成為之逮大觀二年又改作于州之北賜田賜書教養咸備自淳熙三年姚明敖之亂刑獄使者行郡表省教授七年郡守延平廖遂請脩廢官以崇化美俗乃以命三衢祝禹圭繇是為守者嗣脩弗怠廟室廬館田租府實視舊有加獨教官氏名

自廢學以前不可復識僅記乾道間故參知政事蕭照
隣燧嘗為此官唯淳熙興學後始歷歷可考而皆未之
識也天台張君先之始至愀然曰茲不謂闕典與士亦
合詞以請張君乃為大書深刻而屬予記其首予惟春
秋之法有直書其事不加一詞而美惡自見者今官寺
之題名實似之題名之所及唯氏名歲月非有一詞之
予奪也而是非之良心人皆有之習其讀而識其人必
曰某賢有行某好學某為名進士某善其職不則曰是

不肖不學濫於進而怠其事者也居是官者自偷自明固不為人作輟而前瞻後慮不亦偷省之一助乎矧又攷諸故典以子衿之不來而廢學以風化之所係而復偷之則朝廷之拳拳是州所以望於學校之師友者非徒使之記事纂言以譁衆取寵為足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嗚呼居官而思其所當先者奚事為士而思所當先者奚志則興是學而立之師也亦庶幾為無負矣是又張君記往籍以望來哲之意云張君字子益

寶慶府濂溪周元公先生祠堂記

寶慶府府學教授梁君士英遺了翁書曰自治平四年周元公先生遷郡學于牙門之東南暨紹興二十有五年又遷之神霄廢宮乾道八年復其舊而奉先生之祀以張公九成侑紹熙四年又更以特祀嘉定十有三年遷學少城之西舊址荒茀不治先生之祠雖寓新學而僅寘諸堂隈士英請于趙侯善淇以舊址隸學請于李侯大諫即其地而祠先生自守貳僚佐鄉之薦紳韋布

各捐金以潰于成始紹定二年之冬訖明年之夏凡為堂四楹祠居其一東西又為齋廬以翼之士謂是不可無記也以惟子也請了翁雖不佞而於先哲言行槩乎有聞且學之始建而用幣于先聖先師者先生之文也記學之改作者五峯胡子也記學之復故者宣公張子也記先生之特祠文公朱子也四子之文日星垂而江河流也而奚以尚之敢辭梁君又曰先生之没百五十年未有所易名子為之請寧遠營道皆先生故里也子

為之記其祠郡國之祀先生子之記亦已多矣而奚獨遺是哉了翁曰非敢遺也而難為言也雖然請為誦先生之言而申三子之撰可乎蓋自孔孟氏以來為五百年者三矣聖遠言湮俗淪士散求道者離乎器而不知一理二氣之互根言性者離乎氣而不知元亨變化之實理知剛柔之為善惡不知剛不一於善柔不一於惡也知陰陽之為動靜不知陰不一於靜陽不一於動也先生始為圖書貫融而劈析之二程先生親得其傳道

曰以章迨胡子朱子張子推衍究極亦幾無餘蘊矣然而論説益明適以為藻飾詞辯之資流傳益廣適以為紿取聲利之計故胡子曰棄不貲之身於一物之小其不仁莫甚焉張子曰學校所講不過綴緝文詞規取利禄非先生所以望於後人之意而朱子亦曰程氏既没傳之者不能無失流為老釋而世莫之悟也嗚呼卬居重湖之南地阻且右而先生之遺風餘化三子之格言精義洋洋乎斯人之耳目使為士者目擊而心維氣感

而機悟則將有惕然于衷而不能自已者予無所措其詞請以是識諸石紹定三年秋九月辛丑臨卭魏了翁記并書篆廣平李大謙立石

殷少師祠堂記

殷商之季少師比干與箕子微子各靖其為臣之分以自獻于先王事不必同也而發於怵惕惻隱之公心則一故皆得以言仁周武王未及下車封少師之墓蓋章善旌淑以一民聽其事有不容緩者孔孟氏亟稱之亦

以殷周存亡之所係耳至於後世凡諫於其君必曰願得與龍逢比干游於地下嗚呼世固有並世而羞伍之者二人死向千載而願從之游此何所為者邪曹操南遷達少師祠唐太宗適殷追命大師易名忠烈大臣吊祭州縣封墓李太白尉于衛又為銘表之此亦非有為為之也古者宗廟非其鬼不祭山川非其望不祭而君與大夫士之所有事又各有等殺焉春秋以來如晉祀繇衛祀相鄭祀周公趙祀董安于已非先王之舊至漢

儒祭法則又多為之目祀益以繁於是郡國或祠天子或祠循吏而黄帝堯之祠往往見於武宣之世魏晉以後則非鬼越望之祀何所無之雖然是猶義起臆决久而得不廢者也廣安楊侯伯洪守均州之歲為殷少師立祠屬記于㠫閲書未竟而冏然曰紂居河内北邶南鄘東衛而西薄山少師紂之諸父也與國為存亡則其卒其葬當不出紂都之内今均之四境則金房光化商鄧襄陽與紂都不相及也少師之祠於此乎何居伯洪

又自敘其事曰悵之始至訪問古今人物長老皆言殷少師之裔實居此土以比干為氏既文合二字為一而音切不改吾謂少師引義盡分不惟示萬世為臣之法亦以為有國家者不用賢則亡之戒況其子孫是州為蕃而何以無祠某讀之竟而重有感焉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天地人物古今後世所以為性情之本也其本同故雖緜歲禩越宇宙而善善惡惡之心未嘗不同且堯之祠宜不出平陽也桂林有堯山有唐帝廟舜卒於

嗚條而蒼梧黄陵之祀在楚上虞餘姚百官之名在越禹之祠當不出安邑而會稽有陵有廟有元圭有窆石亦未知南廵不復何所考訂大抵有國故而祀之此禮之經人情之常也合他國之聖賢而祀之此禮之變而人情之義起者也出於義起固不必皆禮之所有然人心世變亦於是有發焉且乾坤之運闔闢萬古何有終極而人以眇然之身生死乎其間近數十遠百年耳況少師雖以諫死而無救於宗國之亡距今幾三千年與

衰治亂亦秋毫不相涉也而是心之靈可以立天地宰萬物者昭昭赫赫與天地相為無窮乃至因其子孫之在吾地相與尸祝而社祠焉嗚呼是卷卷者誰實使之予嘉楊侯之為是舉也足以扶世勵俗樂為之書

均州尹公亭記

廣安楊侯伯洪夙有懷賢尚德之志比攝守竟陵自皮陸以來凡前哲流風所被悉表異之今守均陽蒐輯廢墜興校官創殿少師祠又以尹公師魯嘗謫是州州故

有尹公亭既為繕脩而屬予書亭扁且識歲月予惟古之人先立乎其大者大者立則小者達焉而已語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曰游於藝非以文藝為學之先也夫使文藝之先而本之則無是亦朝菌暮蕣焉耳世之學者尚論先正必曰國朝之文柳穆倡之尹歐和之蘓曾諸賢又和之而後黜浮以實反駁而雅是則然矣然使是數君子惟一藝一詞之足稱而他無述焉則亦安能以風斯世而惟已之聽哉方范文正公以忤大臣黜

降三諫官皆以言得罪而尹公坐監郢州酒稅觀其與歐公書勉以謹職遠酒其詞平氣和無悻悻戚戚之意未幾雖以將帥辟除歷仕西垂卒坐范黨為羣憸所誣謫均州酒稅方公之被誣也劉湜希時宰意將以竊賄汙公寘之必死而卒莫之得他日公與孫公之翰語移日秋毫無怨湜意孫公訝之公曰此湜不能自立之過於洙奚恨焉嗚呼充是心也雖夷齊不念舊惡殆不是過矣如公之清躬秉方聳善疾惡若推其所為將不得

與斯人一日並生斯世也而可喜可怒在物而不在我孰是孰非責已而不責人盖其省愆念德常若不及故於攻人之惡記人之過有所不暇然則即是一端其真知篤行有本者若是則世之以文藝知公者末也候名恢嘗爲吏部架閣文字云紹定三年十二月臨邛魏某記

心遠堂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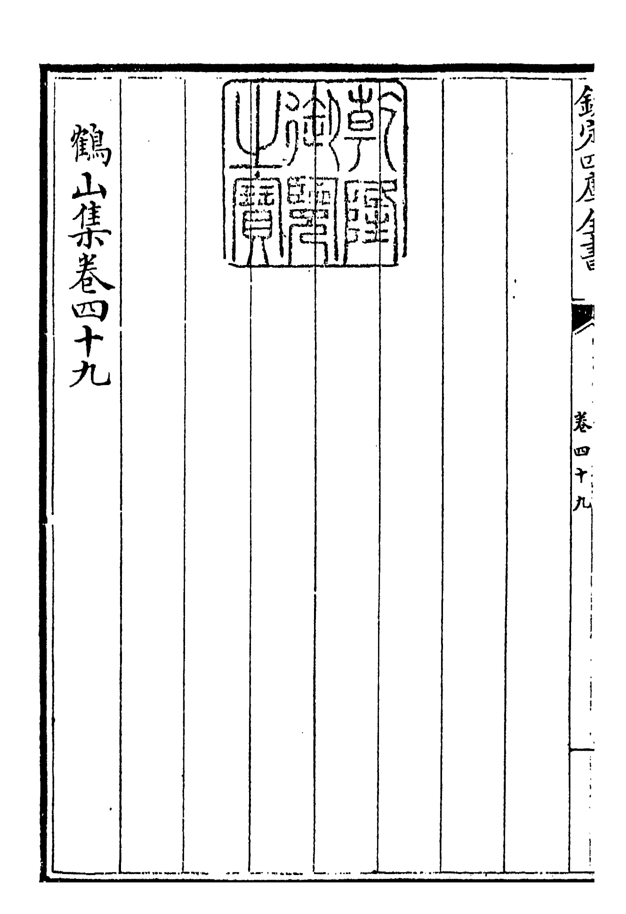
虞退夫嘗誦陶元亮詩愛其心遠地自偏之句摘二言

以名其先廬之堂屬予記之予每嘆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而所以用其心則人人殊且堯舜與人同耳農夫以百畝之不易為憂堯舜以天下未得人為憂禹稷亦塗人耳人思已之飢溺而禹稷思天下之飢溺孔氏之門人三千其超倫拔萃僅七十人而七十人之中又有高弟焉就高弟而言之季路之心用千乘之國冉有之心足七十里之民公西華之心相宗廟會同之事而曾晳浴沂詠歸其心休休然有非事物之所能累者矣

季路之心以肥馬輕裘與朋友共之固已絶人一等顔淵無伐善施勞又非季所如至扵仲尼老安少懷則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而天地無所施其勞矣戰國之君攻城爭地不過以涖中國朝同列為大欲當時之臣亦唯以齊桓晉文管仲晏子為極功而孟子獨慨然扵唐虞三代之盛恨不及見仲尼而師之然則鈞是人也而心之廣狹小大不相遼絶矣乎夫天地不可量也古今不可度也人以七尺之軀方寸之心立乎兩間形氣所拘

僅百年耳然而由百世之上以攷諸太古久遠二帝三王之事隨其心之所之如生乎其時立乎其位與之相周旋也蓍龜不可方物也而是心之動見乎卜筮鬼神不可見聞也而是心之誠行乎祭享萬世在後不可究極而是心之靈著乎方冊舟車所至不可限除也而是心之明光于日月然則心者神明之舍所以範圍天地出入古今錯綜人物貫通幽明其遠若此彼溺於文藝泥於佛老沉於功利者尚爲知所以用其心乎況又文

藝之末如纂緝駢儷佛老之敝如梵唄土木功利之下如聲色貨寳其猷之末遠抑在所不足言也胡公康侯嘗為學者言或尚友古人或志在天下或慮及後世或不求人知而求天知皆所謂心遠斯言也足以開儆凡近發陶公言外之意雖然知其一則能其餘矣退夫之有感於陶公也夫非徒為是觀美也愛之斯知之知之斯行之行之則又當得其所以愛之知之者而終身由之不然則予之所謂猷之未遠者可不甚懼矣乎



鶴山集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山集卷五十至五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録監生臣于世第

鶴山集卷五十

宋　魏了翁　撰

記

恥齋記

湘隂許徳夫以恥名齋而屬予記之或曰君子且有恥與曰羞惡之心其誰無之羞者恥已之不善而惡者恥人之不善也君子恥巳不善則速巳之恥人之不善則内自省焉小人反是焉然則小人果無恥矣曰小人間

居為不善是無耻也見君子則揜其不善非誠無耻也君子即其所耻以進於善小人各其所耻以淪於惡耳且象卒然遇舜雖託為欝陶之辭而卒不能蓋其忸怩之色此親為不善其中心達于面目固當爾也太康以逸豫失邦昆弟奚與而五子欝陶忸怩若已之親為不善將無以立於兩閒者焉伊尹之耕莘當夏之末遜殷之未興也君民之責若非已事而君不為堯舜民不被澤若撻巳于市推民于溝嗚呼太康之耻而五子以為

已恥殷臣之恥而伊尹以為恥豈羞惡之心此有而彼無亦知與不知云耳知之雖人之恥已亦恥之不知之已雖有恥不自恥也雖然於其中又有內外賓主之辨焉夫所謂恥恥不若人也今爵位之崇宮室之美妻妾之奉一不若人則知恥之若義利消長之幾陰陽屈信之分此日用之切者而習焉不察則不知恥也恥一物之不知懼格物之未至也今虞初稗官之說旁行敷落之教凡將急就之文一有不習則知恥之若帝王所以

繼天立極聖賢所以明德新民此學問之本者或憎焉不顧則不知其可耻也夫惟不耻其所可耻則必耻其所不當耻者矣匿怨而友其人言出而躬不逮立朝而道不行不仁而為人役雖儒生學士口道先王語而不是之耻也邦有道而穀邦無道而富貴賢者饑餓於我土地一人横行於天下諸侯相臧而不能救四郊多壘地荒而不治雖君公師長在高位食厚禄亦不是之耻也而耻於下問耻於改過耻惡衣惡食嗚呼此何足耻

而顛倒謬迷一至於此其亦不思之甚與予嘗與德夫久處於靖美其質純而志篤故發其義而告之者若此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德夫欲知羞惡之端則又當於巳所獨覺而人未及知焉圖之雖然是心既覺則人其有不知者乎此又德夫之所當用力也紹定四年正月辛丑臨邛魏某記

敬安堂記

盱江聶公善之以書來言曰吾比守贛會峒猺弗寧人

情疑懼吾為之任能物官練士峙糧凡以惠無告擾弗若者力所逮為秋毫無所愛也民用綏靜神罔恫怨徒以心勦力疲引分宜去帝臨有赫照知厥衷賦萬壽宮之禄以華其歸重惟勞肄之久一旦措諸安地食寢有節息遊以時腹心耳目復為我有亦天下之至安且樂未易與人言也吾猶懼其狃於逺而怠乘之則名吾堂曰安樂必敬子為我書之予復以請曰孰與敬安之為簡且嚴乎公曰諾哉子併為記之予嘿識是語葢太公

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凡此不下百言皆治
心脩身之事武王得書銘于几杖鑑于帶履弓劒于觴
豆于楹于戶牖而安樂必敬云者席之左端十六銘之
首也其文末必尚父所作而荀卿賈傅讀之大戴氏記
之況其書大較以敬為主則聖門傳心之要也是惡可
以無紀子讀春秋傳最愛臼季之語曰敬德之聚也能
敬必有德夫自宮庭屋漏日用飲食推之應事接物達
之治國平天下此孰非天命之流行使斯須之頃放焉

而不之收則氣得以帥志物得以操已而吾之存焉者寡矣是故敬焉者所以存此心而根萬善者也然而常人之情困心衡慮徵色發聲則心有主而德常聚無法家拂士無敵國外患則心無主而德流是猶物為主而我為客也姑又以淺者言之祈寒甚暑人情之所憚也而在宗廟朝廷若對大賓臨大敵則忘之臨私朝退內寢則寒暑已操其柄至於燕居則凡避喧趨爽塞向卽炎之備靡不畢陳矣嗚呼是孰為致然邪人能充類以

求隨事而察而有以真知其為天之所命則必將竦然知畏其於不睹不聞之頃宴安佚樂之時有必不敢自晝者矣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視白季之言則義愈密而詞彌約學者滋有以用其力矣公盖深知此味將循名責實者也予尚申言之以求是正云

通泉縣重脩學記

尚論古今之學制不過曰古者養人以禮義後世以詞章壞之是特知其一耳古者自二十五家之閭為塾有

道有德者為之左右師而閭中之子弟學焉民之朝益暮習在於閭塾而庠序云者以時屬民之所也或飲射之禮或社酺之祭或歲月之吉必示以教法序齒位書其德行人之良心善性日用而不知先王因民之聚因時之變振飭而開牖之大抵教之於塾既使之事親從兄親師取友以行乎孝弟之實而屬之於序則又使之習容閑禮考德問業以發其德性之知而其閭節目之詳則去民逾近者施教愈密州長屬民讀法歲不過四

等而下之則黨正七族師十有四而閭胥則無時矣以此知民常在塾而時會于序非若後世違鄉親越鄉郡居旅食比閭無以考其行州黨無以施其教操數寸之管以決一日之長而他不復問焉也惟縣之有學去民為近族閭校比之意猶可推行乃以期會為大故吏終日文書敲扑問救故不贍故以禮會民僅若有見於春秋二奠敗室寒廡頹藩壞闕縣十而九蓋去民愈近則教法反踈然則為吏而不比之懼其為知本乎通泉之

有校官盖自慶歴興學之初令二百年間邑令趙天申何闕景林脩廢者三至於比歲荒弗不治資中楊季穆始至即謀諸鄉彦曰此仕國也山川文物之盛冠冕左蜀而庠序之事未遑非所以刑善勸學乃取學田一歲之入以基其役出錢二百萬佐之鄉之士民合三百萬繼之自大成殿之北為講堂一齋廬八南為大門一腋門二文明樓一東為里賢堂自唐李公浦而下繪象凡若干人西為正原堂自周元公至吕成公凡七人而馳

書于靖曰子為記之予每嘆去民愈近者教法反疎今以近民之官而為是其亦知所務矣予又嘆後世以詞章壞士今以孔顔曾孟熈臨其上周張二程諸子之象與里中之有道德者翼其旁則士之游斯息斯日改心化必知聖賢所傳者何事而内反諸躬有學以問思辨而篤行之則亦無以異於禮義之養矣謹誦所聞以記

靖州興賢莊記

成事季穆子之親且友也才志卓犖士大夫以遠道期之

三代教民興賢之法見於三禮者悉矣特未知養於塾
會於飲序於鄉黨也何所取材其升之司徒司馬方論
而未官官而未爵而未禄也何所續食詩曰攸介攸止
烝我髦士然則自國子而下為士者固出於鄉遂之夫
家此管夷吾之所謂秀民之能為士而班孟堅所謂且
耕且養者是也竊意田各井授人有常產皆足以自食
其食雖士有常心不以饑渴之害害之然使有以自食
則用行舍藏體安志明綽綽乎滋有餘裕矧又上之人

以善養之以誠求之以禮興之以實將之所以敬其事重其食蓋若此然則士之報禮也當何如詩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作人之盛至於歷久而彌著其不以此夫自鄉治廢田制壞士之貧窶反出農工商賈下漢之盛猶以數路得人而郡國貢士尚存勸駕續食之意至隋唐後純用科舉士幼而學壯而欲行非是無進也裹糧負笈侶役夫隸人以羣趨于有司幸而升諸春官則去畿愈遠者聚糧愈艱貸田廬

貸子錢不足則失口失色於人自以求濟其欲又不足則晝而不前往而遄反士生斯世所居廣居也所位正位也所行大道也今未能以有行而使降志辱身若是是將誰咎與靖故有田以給貢士歲入為錢萬七千八百益以屋僦五萬六千然僅供新士半塗之費而免舉者又不及新士十之一予自遷靖食土之毛繼廩之粟六年于茲身安家和得以增益所未能秋毫皆帝力也而未有所報稱刱四方義理之問日至益凜凜有空餐

之懼念欲與士共之乃會居積行糧之餘市近郊田積三歲所入以給三邑之新舊進士為之規約識於碑陰州府與校官掌其貳嗚呼其自令士亦庶幾其無聚糧之憂矣然而予之心則曰是何足以待士也且澤上有地臨其象曰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此非特為臨民設也地居至下非臨物者也澤與地類也以類相親日漸月漬君子之觀是象也其望人以成德之意亹亹洋洋何有窮也巳然則與我同類之士其亦有以識

予無窮之意而勉之哉是舉也學校諭唐佑之實任其事紹定四年三月辛亥臨卭魏某記并篆

洋州天慶觀聖祖殿記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詔書始以正月三日為天慶節四月朔為天祺節二年遂詔郡縣建天慶觀五年增設聖祖殿由是著令凡官吏皆有到謁罷辭之文既又因事建節有天貺先天降聖之日與正至元三日皆有朝謁二百餘年郡縣奉行惟恪洋之為州夙號樂土乃自

比歲阨於寇抄聖祖之象或寓佛宮臨卭高侯始至愀然曰是在令甲而褻慢乃爾即召匠計徒而更新之經始於紹定三年之二月巳事于明年十月凡用工徒若干緡錢若干而移書某命記成役某竊惟自昔受命之君由秦而上皆有始封之祖受姓受氏胄緒可考漢唐以來始費尋繹左丘明所書劉氏之始雖一再見而上下傳文了不相屬故明帝時賈逵上疏謂五經皆明無劉氏為堯後者惟左氏有此文而孔穎達疑左氏為漢

儒傅會增益之語李唐之先莫知所始自乾封追崇老君之號天寶而後則加名以聖祖館之新廟太清興慶之祠殫極鉅麗蓋世儒之說謂帝王之生皆出神明之裔鄭氏至謂帝王之始皆感天而生語雖神怪大抵推世德以崇帝胄神天命以弭奸覦此聖祖殿之所為作也然而典禮之行有未及盡正者某待罪奉常目嘗欲條陳以請亦未及言令摘其切于是殿者言之且官吏到謁罷辭與一歲十餘朝謁此令也令大駕駐杭杭之

官吏朝謁如令而朝之公卿百執事則否行則皆行已
則皆已均為王臣也而異其事景靈宮前殿以奉聖祖
則用道家之儀中後殿以奉帝后則行家人禮既曰始
祖則有廟祧之制設謂天神則有壇壝之典每月之吉
奉常官吏行告朔之禮于太廟而景靈宮則天子以四
孟月朝饗夫月必聽朔朝廟天子所以禀先王之命大
會羣吏聽政決疑也今使有司行事則如勿行如謂禮
不可廢則親行之三歲將有事于上帝則先二日告原

廟純用俗儀先一日饗太宫乃陳禮器二日之間胡為而古今迭用焉議禮制度天子之事其職在宗禮而不及言因侯命以記文併識是説其後以待有司之講求云侯名稼字南叔嘉定七年進士某同産兄也

邛州白鶴山營造記

臨邛虞侯叔平以書抵靖曰州之西直治城十里所有山曰白鶴林麓蒼翠江流縈紆蔚為是州之望山故為浮屠之宫自清廟迄今菴院凡十四所遠有胡安先生

授易之洞近有常公諫議讀書之菴泉有滴珠樹有木蓮白鵠有臺玉兎有蹤中峯信美平雲之觀西岩翠屏萬竹之境皆山中勝處壁間繪像率范瓊杜措丘文播諸人令聞名筆雖丹青剥落而筆法具在山門之外有明月橋兩山對峙危磴矗立閣道周複大殿中峙方等院之應真殿居其後與山門直如引繩半有覆壞之憂郡人郭侯起鎮與元同遊茲山相與浩嘆若有所屬乃僝功鳩材敗者易之堅者因之又將拓而大之或以

諗予曰費大役勞君將悔焉予曰節用而不斂民雖費無傷也庸工而役民雖勞無怨也於是寺之後殿欲壓更其不可支者翼之脩廊達以複道前為法堂後為飛閣旁為丈室僧廬庖廚次第為之寺在唐名鶴林乃更為鶴林禪寺請于令部使者厲公題其顔經于八月日訖于明年月日昔者吾友蘇和父過我嘗為我敘所以作令以屬記于予某執書慨然曰世無不可為之事不可為之時顧無必為之志能為之才耳且儒流而墨

習若非其事時屈而舉羸若非其時而侯定規於立談之頃復言於朞歲之間侯之風力亦可槩見然而侯非若世俗之溺志於異端以徼福規利者之為也侯始守長寧崇學校繕官宇甓僃涂矼四豁清𥂁筴之弊創貢士之宮陶覆茅之廬其守普也繕舘城郭皆為一新其守蓬也自學校至於橋梁靡不畢舉而抑豪奪戢譋辭境内肅清又以餘力為池臺與民樂之盖侯視荒茀必除顛危必支苟可以從民欲者率勇為之令卷卷是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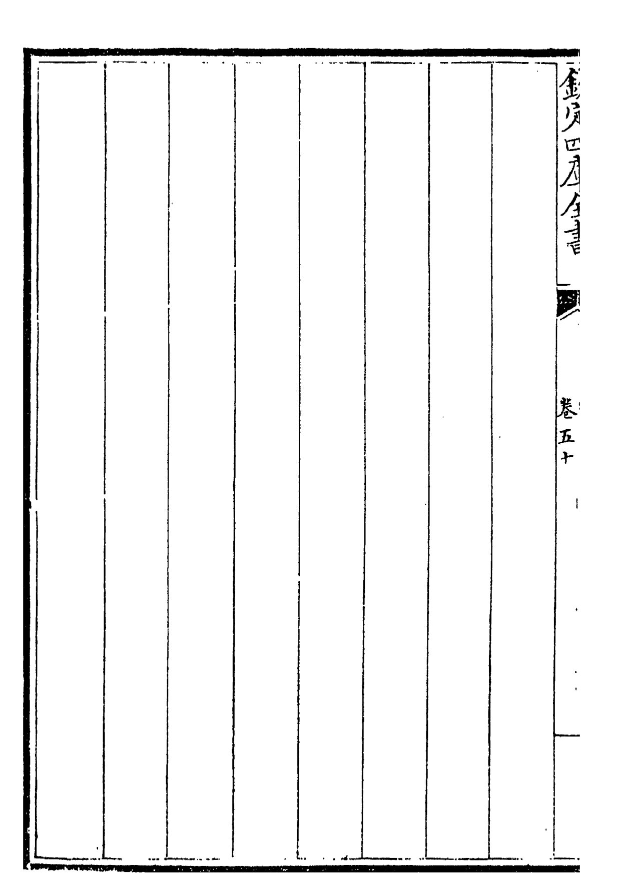
亦曰一州之望而庸僧敗屋汙穢雜襲風氣壅底山川弗寧吾可坐視而弗之恤乎推是心也見善而遷有過而改必將如風厲雷迅不晷刻安也匹夫匹婦有不被澤必將如救焚拯溺不斯須舍也忠肅公當金炀之變不過受督府記犒師趣將無與乎戰守也而奮身顧行以社稷為已任其後并唐鄧海泗與陝西新復諸郡公守外藩亦無與乎朝論也而以死争之多者至有九疏嗚呼以其事則非已責以其時則莫我知皆無一可為

也而義理所關則利害禍福有不暇計是所謂必為之志能為之才故顧侯之充拓以用之于所當事者而後為無忝焉此忠肅公傳心之要而亦吾州之民之願也予為浮屠氏作記實昉乎此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言父母之所植不敢忽也是用敬恭以承侯命云侯名方簡鄞侯名正孫厲使者樸和父名君鍾子則古鶴山魏某也紹定二年四月甲子記

觀亭記

靖為州南距廣西東障湖南北抵沅辰西極夜郎四竟之外降自靈均代有顯人播之詩騷靖以晚出未嘗有顯者來惟程子山以忤檜居歲餘士人田氏為作疏亭

亭闕



江之左僅存然已非始闕　予嘗行令江右愛其脩篁巨木嘗欲為亭其上而永平大夫張仲車請受其役未旬月而告備會積陰解駁風日煕融晴江漲流瀰瀰渙渙客喜謂予曰美哉斯觀也子其發之曰予未知子之觀也亦如予乎然則觀不同與曰不同天下之理一也奚其不同曰觀物而不之察與不觀同今夫天之高也即日月而知有遠近之度地之厚也即星辰而知有升降之節日一南一北而為暑寒月一東一西而為朔望列

宿更互而歲時正五緯贏縮而災祥生以至感遇聚結之變為晦明風雨為霜露震雷此孰非至教精義之著而人由之不知古先聖人觀象於天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知是身與天地萬物一體也以作八卦以敘九章以制律歴以立經陳紀以類族辨物莫不由之吾夫子所謂吾無隱乎爾所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凡皆即夫人耳目之同得以發其德性之良猶慮人之習焉不察也因川上之觀而指以示人曰逝

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盈天地間夫孰非是理也而水根於陽行險而不失信剛中而心常亨聖人所以亟稱而必觀非以其切近而易見乎至孟子時去聖未乆已莫知其奚取孟子言曰不舍晝夜有本者如是他日又語人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盖觀其瀾則知其有本亦可謂深切著明矣而千數百年文人相承例以為死生之說夫死生特形而下者之一端耳使聖人之教人而止於是不已踈乎客曰文人之說未可廢也且天運周流

如循環如轉轂而水也亦能往而復反乎曰子未睹夫陰陽翕闢之妙也且天行至於東北日月會于娵訾陽浸而長於是乎為雨為水追蒼龍昏見水日以往天行至於西北日月會于大火陰浸而盛於是乎雨畢水涸追營室昏中水日以反蓋自趨乎北陸則朔易之方而始終萬物之地也夫陰陽五行未有不反生者雖五緯之有辰星亦附日而又行起自北陸而反乎北陸也容曰三江九河之水三條四列之山皆自西北注乎東南

如之何其反之曰水陽物也陽升則日息陽降則日消知鬼神之情狀則知之矣子謂反既往之氣以為方伸之氣邪體諸吾心驗諸噓吸亦莫不然學者唯當循循勉勉始乎下學近思充之於深造自得則知幾於屈伸之感精義於變化之神世之口耳之學尚足進邪不然誦先民之遺言陽浮誇詡而是無得於巳秖以自欺焉耳客曰大哉觀乎盍遂以名亭仲車遂言曰鋯不佞請併識斯語以諗同志者紹定四年四月甲子臨卭魏某記

正齋記

建安張子壽名其室曰正齋而為箴以自儆其意蓋曰觀於乾則知大者無不正天之道聖之事也觀於坤則知正可以至於大地之道賢之事也大者不敢跂而望也而於其正焉不敢不勉子壽所以深自約飭亦云至矣猶以為未足也馳書其俾申其義予未之能信而安能以語人雖然竊顧有質焉天命流行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人與聖人一也所居廣居所位正位所行大道人

與聖賢亦非有異也人惟局於氣質梏於物欲則有曠其居而失其位者矣聖人雖曰生知亦曷嘗不謹所以養之者是故教人之法習之幼儀視以毋誑立必正方事父母則和氣婉容柔聲怡色侍先生長者則正容恭聽安坐執顏盖所謂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者非特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士之子為然也雖州序閭塾無不然也非特學者之事為然也雖生知上聖亦莫不然也迨其長也則有鑾和佩玉竽瑟管

磬以養其耳盤盂几杖車旗弁冕以養其目和容興舞綴兆舒疾以養其血氣賓祭射御登降周旋以養其筋骸孝弟謹信親仁誠善以養其心志割不正不食非特如特牲少牢所謂腊俎之饌必方肵俎之心舌必去本末而午割之也凡鼎罍豆籩之不以其制獻酢酬旋之不以其節房烝殽折之不由乎命教皆不正也又充類而思之富貴而得不以道萬鍾而受不以義不敢一日安也席不正不坐非特如曲禮盡後盡前尚左尚右蹵

席踖席之别也凡尊卑少長之不循其序朝廷鄉黨之不異其尊車旗器服之不殊其等皆不正也充類而思之立本朝在高位乘君子之器居士民之上而德不稱道不行不敢一朝居也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言養於純一未發之初則作聖之功也又曰頥貞吉養正則吉也言觀其所以養德所以養身雖天地養物聖人養賢皆是理也然則正顧出於爲賢乎子壽謂聖人非不可跂及子壽循序而進以無躐乎陵節躐等之病則善

矣而子必謂士而不志於聖猶水而不志于海也吾非為是大言也人與聖人非有二本也聖人之為聖行正位而居體者也學者則學知利行又其次則困知勉行凡皆由乎正路以復乎正位者也行乎正位是亦聖人耳矣古今惟孟子謂堯舜與人同人皆可為堯舜而近世周子程子亦篤信而力行之子壽乃曰聖不可跂及不自遏其躬乎子壽其疑吾言則試以問諸吾友希元相與共評之

江陵州叢蘭精舍記

臨川羅季能以荆湖制置司幕府寓治江陵嘗即承天院故基為叢蘭精舍而移書渠陽曰子為我書之其承天院以黄太史重固也而叢蘭之名何居乃復以請季能曰院即晉侍中羅君章舍之故居也君章致事還荆而蘭菊叢生于堦庭人謂德行之感子為我併識所以予觀世之論君章者不過謂其感文鳥之夢藻思日新其譽魯直亦曰詞人之巨擘耳噫張華蕭繹嘗博物矣

朱异江揔嘗屬文矣近世如丁夏吕王亦操觚弄翰矣而他無足法祗足以為國家之妖孽則君子奚貴焉君章之事於史罕見其僅見者謂湘中之實荊楚之材江左之秀耳然觀其從庾元規友謝仁祖則猶未免為曠逸之士惟是桓温氣焰翕赫公卿大臣皆卑躬屈膝惟後雖謝安石之賢也而猶不能免君章獨以宅近贒壓結茅于城西之小洲布衣蔬食晏然自處温大會寮吏君章雍容未至若有氣吞奸豪之勇以其世論之不謂

賢乎若夫魯直所遭則又有人所甚難者章惇為政蔡卞諸人首治史事魯直坐謫黔戎凡八年僅以徽宗初起之謫籍道出江陵為承天院作浮屠記而轉運判官陳舉承望趙挺之風指又摘其蝗旱疾疫等語以為幸災謗國坐徙宜陽嗚呼彼所謂甲躬屈膝所謂承望風指者洋洋然自謂得矣朝榮暮槁糞壤同腐而矯矯獨立者垂芳簡策其為蘭菊不已多乎況君章來陽人也江陵特仕國耳且渚宮故事謂其厭喧嗜寂徙居城西

三里而盛弘之荆州記乃謂距城西里餘瞰川為樓因名羅公洲按此二說則前後凡三遷今承天故址或始居或改卜亦未可知也而劉名明之假其宅若有見其象貌杜子美貽詩厥弟亦惓惓於短牆喬木之間以是知賢者所寓雖名存實廢而隱乎斯人之心者常與所寓俱存此天理之良感閱千載如一日也承天院塔記豫章集以其因是兆禍不忍録而七十二年後再勒石于故處又知以士大夫正心脩身當以千載自期苟有

所好樂恐懼而不得其正祗以自過其躬耳矣季能名愚文恭公之子也家有蘭菊而紉芳擷華於簡策間尚友古人此其好學之誠未有窮巳予故謂二賢不專以文藝稱亦冀季能充而大之必至于師友古之聖賢明善誠身而後為學焉

篤齋記

廬陵戴幼學通守潭陽以職事游辱于靖博聞强志語未嘗不移晷也最後别去謁一言以識諸齋廬予名之

曰篤幼學曰盡爲我言其義予因記王文公云其本强大堅實者竹也其行盡力有所至者馬也竹其性然馬則策而有所志故篤之字從竹從馬先儒以泥於偏旁也哂之然予謂堅實盡力之義不爲不是特策馬之云誠有可哂耳且傳者之釋經例以篤訓厚書詩記語所稱如篤慶篤祜篤親篤忠正等語雖有厚義然而曰篤志篤恭曰篤敬篤誠曰篤信篤行則亦有重實深固之意兼備乎其間公劉六章以此字冠篇中庸三十三章

以此義終篇蓋聖賢之學所以成終成始其最大其於厚也相近而不同幼學曰然則子之名吾室也何居曰吾觀諸易惟大畜有剛健篤實之德剛健乾也篤實艮也欲知篤之義盡於艮焉求之艮之繇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人惟内蔽於巳外狥乎人則有非所當止而止者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吾止於理而巳不知有巳也不知有人也兹其為篤孰大焉然則篤云者既重厚而深固有自靖自克惟理是止不

求人知之意故聖賢之教博學矣而必曰篤志明辨矣而必曰篤行厚之為義雖大而言各有條指也㓜學曰善子為我書其言且附斯語其後走也不佞敢不敬共從事以毋忘德云紹定四年六月辛巳臨邛魏某記

知耻齋記

孔子之言仁義雖見於易傳而魯論所記惟求仁之為務若義若耻亦必言之不與仁並言也至孟子始兼明仁義之實而示人以惻隱羞惡之端尤切近而易見盖

仁者本心之全體而義則仁之分事之宜也恥已之不善則餒於氣䫉於泚而有羞焉恥人之不善則心於慼頞於蹙而有惡焉恥不恥之間而善不善之所從判於以求仁不以亦近乎或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不知廉恥者固羞惡之所發見柳文惠所謂不可抗而為維者也予嘗為湘士許君晟大記恥齋發聖賢之餘蘊庶幾其有益矣而未數月吳門衛君林亦以恥齋屬記此義不競久矣今為士者亟稱之俗之興也其猶有望乎夫

人之常性有善而無不善人之本心好善而惡不善惟上智而生知之資率而行之則不以耻言其次則有誠知夫善不善之正者是故恥不知不耻不見知耻不信不耻不見信其次遇困耻辱而知非困啞笑而自悔者固多有之其下則有知善之若可好而氣扭於惡亦將胥於不善矣則既為之復耻之如周厲監謗秦禁偶語漢殺腹誹隋誅動心本以蓋耻適以滋耻如晉趙惲董狐齊崔殺南史衛甯畏諸侯之策苟知畏之則

如勿爲如王允慮謗史賈充憂謚傳張濬避人以拜田
令孜鄭綮爲相而恐爲天下笑苟謂可笑則速已之旣
眛於爲之而猶謂旁搒曲覆足以誣民惑世不知是非
邪正千古一心爛然史册近若疇昔若此之四君七臣
祇以自塗耳目人誰肯賢之其最下則拂鬚摩足舐痔
嘗糞又陷溺之極無以議爲者惟夫眛於習俗不善而
舉世以爲善可耻也而舉世謂無足耻此則不可以不
辨焉夫皐稷伊傅亦人耳今也富貴利達以沉其不肖

之軀周公仲尼吾師也而異端小道以喪其固有之善
夷吾臧武仲奢僭犯禮藴季子公孫犀首諸人位高金
多下至秦漢閭士人乘駟懷紱誇蒼頭廬兒陳車馬印
綬死權殉貨以詡庸夫孺子之為讀史至此誰不羞道
而夷攷其所行則有聲求氣應深喻而篤行之者嗚呼
斯人也五帝三王所與共治也而善不善異見耻不耻
異情乃若此則亦向可不思其故乎大學之傳曰小人閒
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

善此極言不誠之情狀而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目則有以物有不格知必不至知有不至意必不誠而中庸亦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則世之苟焉以自欺者亦坐乎未嘗知之使其誠知夫善之可好也如食之必飽不善之可惡也如臭之自穢則雖萬鍾千駟之富誘其前五流三刖之刑驅其後有必不敢為必不肯已者矣予非能之而嘗從事焉故願以告諸衛君與同志共之

鶴山集卷五十

鶴山集卷五十一

宋 魏了翁 撰

序

程氏東坡詩譜序

譜三百五篇詩自鄭氏不盡用舊譜而又别為譜自國朝歐陽氏考世次以定先後審正變以觀治忽譜之作不但為詩而已抑亦當代之編年也自文章之盛而百家之傳有總集有别集大抵有後先之序杜少陵所為

號詩史者以其不特模寫物象凡一代興替之變寓焉前之為譜者有呂氏後之為譜者有蔡氏所以忠於少陵者多矣然自除官至劒南後事尚多疏漏其卒也或謂在耒陽或謂在岳陽或謂當永泰之二年或謂在大歴之五年自新舊史列傳以逮二家之編年俱不能定於一則其轉徙之靡常本末之無序當有未易考者詩譜之作殆非易事也文忠蘇公之詩其世雖近而易考其詩則博而難究公之里人程子益以譏既為之譜又

舉其一時之唱和與公之追和前人後人之追和於公者皆參列而互陳之譜之作不知睎二家為何如然以數百年之酬唱會稡成編亦譜少陵者所未及也或曰唱酬之用韻當少陵時未知其有巳也烏得而譜余曰不然賡歌答賦其源尚矣下逮顏謝各有和章見於集雖聲韻不必皆同然更唱迭和具有次第逮唐人始工於用韻韓退之和皇甫持正陸渾山火張籍和劉長卿餘干旅舍劉白和元微之春深題二十篇蓋同出一韻

少陵之有無此例誠不得而知然其集中有酬李都督
寇侍御韋韶州等篇既謂之酬豈得無唱集所不錄姑
置勿論如高常侍岑補闕乃少陵之所納交者嚴鄭公
又少陵所依者而補闕寄少陵之詩見於集者一常侍
鄭公所寄少陵之詩見於集者三何其微也吕蔡固不
以唱酬具載為例設因事而併識之如賈舍人早朝詩
與和者三人皆在豈不益詳且盡哉矧惟文忠公之詩
蓋不徒作莫非感於興衰治亂之變非若唐人家花車

斜之詩競為瘦辭險韻以相勝為工也咏歌歎美之詞閎挺而不浮隱諷譎諫之詞肫實而不懟而又所與交者皆一代之聞人千載而下誦其詩者不必身履熈豐祐聖之變而識世道之升降不待周旋於熈豐祐聖諸公而得人品之邪正兹又有出於譜之外者余固因子益之譜而重有感也子益之祖嘗為柱下史勸講金華益又公之外家其學遠有端緒云

書小學之後序

天命流行而人得之以為健順五常之性堯舜至塗之人一也至於氣質之昏明強弱則不能皆齊苟知所以學問思辨而力加澄治之功則雖柔必強引而至於堯舜可也人惟不然於是始不能與天地相似而耳目口鼻四肢之性乃有牿於物欲而為天理之害者矣聖人有憂之既為之設司徒典樂之官而王公國都家塾術序莫不有學則周為詳自八歲入小學教之以洒掃應對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逮十有五而入大學則進

乎明德新民以至善本乎致知格物以極於治國平天下蓋自天子之元子衆子公侯卿大夫士之適子以至國之俊選皆與今見之禮經者即其書而吾夫子之所謂志志此者也大學之書獨存而小學顧不見於世晦菴朱先生憫其闕遺取其法之於今可行者補之始乎立教次明倫次敬身次稽古而又取昔之嘉言以廣之善行以實之其義密矣東南多善本蜀惟夔利有之余嘗病寒鄉晚學或不能盡見思於鋟板以廣其傳會夔

恵不果潼川于君巽仲由臨邛郡幙攝蒲江令一日過
余從容語及學乃請刻此書而屬余識其末或以問於
余曰何哉所謂小學者今方以大學之不明為憂而子
奚是之問曰學無大小為道則一今之士志於此者鮮
矣盖有之矣而輕俊自喜者無篤志近思之實雜施不
孫者有淩節躐等之病此無他不由乎小學故無涵養
本源而為致知力行之地匪矜小慧以揣摩影響則虛
無逍遙而汎然無所存主其弊皆將倀倀如旅之無歸

然則是不幾於愛桐梓而不思拱把之養惡牛山之濯濯而不護萌蘗之生雖有存焉者寡矣由小以至大是乃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而子惑之且子過矣遂併識篇末以自警云

坐忘居士房公文集序

古之學者自孝弟謹信汎愛親仁先立乎其本逮其有餘力也從事於學文文云者亦非若後世譁然從衆取寵之文也遊於藝以博其趣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

本末兼該内外交養故言根於有徳而辭所以立誠先儒所謂篤其實而藝者書之葢非有意於為文也後之人稍涉文藝則沾沾自喜玩心於華藻以為天下之美盡在於是而本之則無終於小技而已矣然則雖充厨盈几君子奚貴焉坐忘居士房君蜀之儒先生也讀孔孟書超然有見謂窮性之道不外乎一心於是澄思静慮而求其自得者嘗遊膠庠友當世英俊兾以廣其見聞晚得一官簿書㑹計未足以究其藴也亦未嘗有歎

老嗟卑之意余雖生闕

元守晁公將以鋟諸梓盍

為我冠其篇首余再拜受之始得以熟復展玩其為詩

婉而不媚達而不肆心氣和平而無寒苦淺澁之態其為他文率典實據正嗚呼是所謂有本者如是而豈後世末學小技譁衆取寵者之云乎檢編太息因附其説冀以自儆焉耳

呂氏讀詩記後序

余昔東遊聞諸友朋曰東萊呂公嘗讀書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若凝然以思由是雖於僮僕間亦未嘗有厲聲疾呼是知前輩講學大要惟在切己省察以克其偏

非以資口耳也蓋不寧惟是今觀其所編讀詩記於其處人道之常者固有以得其性情之正其言天下之事美盛德之形容則又不待言而知至於處乎人之不幸者其言發於憂思怨哀之中則必有以考其情性參揔衆說凡以厚於美化者尤切切致意焉姑以一義言之考槃小宛臣之不得於其君者也曰獨寐寤言永矢弗諼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小弁凱風子之不得於其親也曰何辜於天我罪伊何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燕燕

谷風婦之不得於其夫也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曰不念昔者伊余來塈終風之子謔浪笑傲而母曰莫往莫來悠悠我思柏舟之兄弟不可以據而不遇者則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何人斯之友其心孔艱而遭讒者則曰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嗚呼其忠厚和平優柔肫切怨而不怒也其待人輕約責己重周仁而不忮也蓋不曰是亦不可以已也是不殆於贅言也凡以天理民彝自有不可者吾知盡吾分焉耳矣使其由此悔悟幡然惟

善道之歸則固我所欲也不我以也我固若是小丈夫哉悻悻然忿忮鄙恪發於詞色去之惟恐不亟也雖然是特詩中一義耳而是義也觸類而長之又不止是今東萊於此皆已反覆究圖所以為學者求端用力之要深切著明已矣誠能味其所以言而有以反求諸己如荀卿氏所謂為其人以思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者殆將怡然泮然以盡得於興觀羣怨之旨而歆動鼓舞有不能自已者矣某非能之方將頋學因眉山賀春卿欲刊

此書以廣其傳而屬余叙之姑以所聞見識諸末自今或有進焉則斯序也猶在所削

三洪制藁序

北門掌書内命最號清切自入國朝選授尤重有父子為之如饒陽之李項城之梁温陵之蘇成都之范者矣亦有兄弟為之如燕山之竇肥鄉之李閬中之陳雍丘之宋建安之吳真定之韓眉山之蘇南豐之曽蒲田之蔡成都之宇文者矣亦有父子兄弟並為之如吳越之

錢者矣而俱未有一翁三季如番陽洪氏之盛者也中興以来學士之再入者十有六人而洪氏之兄弟與焉自紹聖立宏博科汔于淳熙之季所得不下七十人而至宰執至翰苑者僅三十人洪氏之兄弟又與焉嗚呼何其盛與故人之稱洪氏者不以詞章則以記覽不以名位則以科目孰知其一心之傳上通於天固有以敎遺子孫者與方文惠文安聯登殊科時忠宣公尚留朔方高皇帝顧謂宰臣曰父在遠子能自力忠義報也他

日宰輔以慈寧將有来期入賀又曰洪某二子竝中詞科亦其忠孝之報士大夫苟能崇尚節義天必祐之又他日文惠拜僉書樞密高皇帝復謂卿父精忠古今所無今卿兄弟相繼入輔此天報也大哉王言其諸異乎人之所以稱洪氏者與忠宣公半世異域卧興節旄濱於九死僅得生還乃又為人主極陳時事連觸權相最後言及山陽諭降之檄而竄移厲土固兆於此嵐瘴之與居凡九年以訖權相之卒則公固不及見矣德隆位

細人為公弗慊也而不知公所以遺後則固在此而不在彼是心也惟人主知之惟后帝顧享之詩不云乎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人心幾微之頃睹聞之所弗暨天實臨之又不云乎其肖維何天被爾祿嗣之賢不肖祿之有久近皆天地也夫豈人力所能致者而人之以詞章記覽名位科目為洪氏之盛者是知其小而遺其大見以人而不見以天也洪氏之孫偲將以其三祖制藳刻諸犍為郡齋而屬了翁為之序

竊惟三先生之言行有銘有誄有誌有卹章有奉常之謚有史氏之策巍然陋儒敢贅有稱述用對揚高皇之丕顯休命以推本其忠孝之傳為萬世訓文惠公内外制凡十四卷文安公二十卷文敏公二十八卷

黄侍郎定勝堂文集序

竊惟孝皇帝神睿英武獨寤萬幾一時在遠之士不由左右之助率以崇論宏議自結主知佔畢陋生拘攣固滯既不足以佐下風而其間怵迫之徒迎合詆謾者亦

往往乘間竊入徒足以隳功敗事於是廣漢黄公名對

極言天下事疎暢磊落動悟上心遂留學省浸階顯序

封章奏對剴切時病方在館學論士大夫媮惰茍且論

百官有司不肯任其責上皆為之斂容迨居外省則擊

姦沮邪靡有爞畏而論吳挺毋封僭濫論曾覿使名超

躐尤為偉特且又嫺於詞令其為文體制雅健皆足以

動盪一世蓋守經據正而無拘攣固滯識時知變而無

迎合詆謾者也噫是亦庶幾其無憾者矣又甞聞前輩

道公遺事曰自公為布衣每慮吳璘握兵蜀口必貽後患會同郡張真父位于朝以蜀事訪公公曰璘襲兄之業執權專處心忌先登者死於前顧戰者抑於後此不足與共功他日張對便殿具如公言且曰此聞諸臣友黄某孝皇首肯再三其後公因輪對論及時事孝皇尚能識前語曰卿向來論吳璘專忌二字甚佳嗚呼孰有能燭微慮遠如公者乎方璘之在蜀也人主倚為長城莫有挾而議之者公獨白發其心術之祕自當時觀之

必將有嘻其甚矣之歎然孰知數十年之後其一念之積乃至覆宗滅祀使生靈皆受其禍而公始以知言名于時亦無及矣自餘詩文雜著率尚體要不為浮夸雖世之矜奇衒博者反若有所弗逮其片言寸牘得諸脫口肆筆之餘亦皆根于理義不徒以漁獵掇拾為工公之孫某嘗緝其文將以鋟諸梓而屬余序其首某覽未終帙而憮然歎曰自義理不競士學外馳居則曰不吾知也而更考其事則喪志於記誦滅質於文采務以譁

衆取寵而本之則無觸事面牆甚至枉道以求合尚有能擘姦沮邪如公之所以論曾覿者乎燭微慮遠如公之所以察吳璘者乎雖然亦有之矣而未易見也唐之文人韓柳齊名而所操異心元白方駕而所制殊行文乎文乎記誦文采之云乎讀是編者其内反諸心以驗諸行事之實當有以自得之

臨川詩註序

國朝列局修書至崇觀政宣而後尤為詳備而其書則

經史圖樂書禮制科條詔令記注故實道史内經臣下之文鮮得列焉時惟臨川王公遺文獲與編定薛肇明諸人實董其事雖曰出於一時之好尚然其鍜鍊精粹誠文人之巨擘以元祐諸賢與公異論者至其為文則未嘗不許之然肇明諸人所編卒以靖康多難散落不存今世俗傳抄已非當時善本故其後先舛差簡帙間脱亦有他人之文淆亂其間雖然未足多辨者而公博極羣書蓋自經子史以及於百家急就之文旁行敷落

之教稗官虞初之說莫不牢籠搜攬消釋貫融故其為文使人習其讀而不知其所由来殆詩家所謂秘密藏者今石林李公曩居臨川省公之詩息遊之餘遇與意會往往隨筆疏於其下涉目既久命史纂輯固已粲然盈編會某来守眉山得與寓目見其闡竒摘異抉隱發藏蓋不可以一二數則為之喟然歎曰是豈世所謂訓詁者乎訓詁之病黨枯護朽守闕保殘有不非鄭服之陋無是正左班之忠今石林之於公則有不然其舂容

有餘之詞簡婉不迫之趣既各隨義發明若博見强志瘦詞險韻則又為之證辨鉤析俾賢者皆得以開卷瞭然然公之學亦時有專己之癖焉石林於此蓋未始隨聲是非也明妃曲之二章曰漢恩自淺彼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則引范元長之語以致其譏日出堂上飲之詩其亂曰為客當酌酒何預主人謀則引鄭氏考槃之誤以寓其貶君難託之詩曰世事反覆那得知讒言入耳須臾離則明君臣始終之義理以返諸正自餘類此

者尚衆姑摘其一二以明之則詩注之作雖出於肆筆脫口若不經意之餘而發揮義理之正將以迪民彛厚世教夫豈訓詁云乎哉石林常衮預大政令以洞霄之禄里居其門人李西極醇儒必欲以是書板行而屬其叙所以作乃書以授之

鶴山集卷五十一